



电视新闻评论

DIAN SHI XIN WEN PING LUN

罗明 孙玉胜 李挺 主编

的理论与实践

DE LI LUN YU SHI JIAN



中国海闻出版社

电视新闻评论的理论与实践

罗 明 孙玉胜 李 挺 主编

中国海闻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视新闻评论的理论与实践 / 罗明、孙玉胜、李挺主编。
— 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11

ISBN7-80165-052-2

I. 电… II. ①罗… ②孙… ③李… III. 电视新闻－评论性
新闻－研究－文集 IV.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1167 号

电视新闻评论的理论与实践

罗明 孙玉胜 李挺 主编

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甲九号 邮政编码：100013

电话：84253057 84252453

传真：84252467 84252469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mm 1/32 印张：7

字数：185 千字 印数：1000 册

ISBN7-80165-052-2/G·4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关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理论篇

(一) 综述	(3)
电视新闻评论，还在路上	(3)
浅析电视新闻述评节目	(13)
电视评论的媒体地位	(18)
怎样提高焦点类节目的影响力	(31)
故事化	
——电视评论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	(43)
(二) 专题	(48)
评论节目的评论意识、评论思维与评论手法	(48)
用事实说话	
——电视新闻评论的基本方式	(63)
评论性专题新闻的导入方法	(67)
试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深度问题	(72)
创新与突围	
——城市电视新闻评论栏目生存发展的思考	(79)
电视评论类节目的网络空间	(88)

实践篇

(一) 传者经验	(99)
评论节目主持人的个性化风格	(99)
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定位	(106)
把新闻传播得有声有色	(111)
电视新闻业界的文化检讨	(116)

试论电视述评的选题立意与采访技巧.....	(122)
学会“提问”	
——从《厦门特大走私案》说开去.....	(131)
(二) 个案研究	(148)
做出“这一个”	
——《铲苗种烟 违法伤农》节目的创作体会.....	(148)
只有透析本质才能评出深度.....	(153)
——浅析《新闻广角》的栏目特色	
贴近、说理、时效、创新	
——《今日观察》对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有益探索.....	(157)
从扎龙火灾谈评论类环保报道的公正性.....	(161)
记忆可以这样被重现	
——从传播学角度看历史人物纪录片《记忆》	(165)
“黑哨”风波考验中国传媒	(170)

谈话类节目

谈话节目的策划.....	(179)
谈话节目的管理.....	(186)
谈话节目与比较文化.....	(191)
谈话节目的平民性和导向性.....	(197)
谁愿意来电视说话.....	(205)
谈话节目主持人的现场控制.....	(209)
谈话节目《龙门阵》的定位.....	(214)

理 论 篇



(一) 综述

电视新闻评论，还在路上

刘敬东

2001年末的上海电视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荡，11个专业频道的同时推出（2002年1月1日开播），履行和实践着打造电视业“航空母舰”的宏伟构想。契合国际电视业的走向，应对WTO的挑战，上海的电视人“拉弓搭箭”，摆足了架势。

面对电视改革的突飞猛进，电视新闻评论这么多年来一直给人以步履蹒跚的印象。看看从电视媒体评论部出来的产品，上至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下到我们上海电视台的名牌栏目《新闻透视》、《新闻观察》，真正的评论在节目中所占的比重可以说是越来越少，甚至是微乎其微的，更多只是首尾的“点睛”。节目形态其实更接近甚至就是深度报道。

这种现象原因何在？

一 “社论”模式：介质错位·文化逆差·策略艺术

(一) 介质错位

虽然现如今电视的影响力最大，但是从起家而言，总归是先有报纸，然后才是广播和电视。因此，广播、电视新闻的报道方法、节目样式，甚至是机构设置，当初都是“照搬”报纸。于是，电视新闻节目就有了“编后语”、“本台评论”这样典型的报纸新闻的用语。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虽然同为大众传媒，但是介质不同，它

所要求的报道方式、报道手段也是不同的，这样才可能得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就拿新闻评论来说，它所要告诉受众的是媒体也就是传者对于某则新闻的观点和见解。评论必须观点清晰、透彻，旗帜鲜明；必须要非常理性，要字斟句酌，有严密的逻辑。这对完全文字化的报纸而言是最为合适的，它可以将报道和评论泾渭分明地划开，读者可以捧份报纸，反复推敲其中的道道。而到了广播和电视，尤其是电视，信息可以说是转瞬即逝，观众留意的更是绚烂多彩的画面，推拉摇移的镜头，以及一个个充满视觉冲击的细节和故事。少了这些，只听主持人或评论员大发议论，效果可想而知。

（二）文化逆差

当然，国外不乏这样的名牌栏目，而我们不行，为什么呢？让我们再从现实的环境中找找理由。我们的媒体强调导向功能，强调喉舌作用是一贯的。有人可能对此会有些反感，甚至会将之看作是一种束缚，一种做不出好节目的托词，我倒宁可将它看作是一种责任，一种传统“文以载道”的沿袭。它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的，更是文化的。在传者与受众之间有着某种共识。比如中国的观众会通过播音员装束、表情的变化揣度时局一样，这是特色，这是国情。而国外不是这样，上至总统，下至演艺界的名流，只要是公众人物，媒体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评一评，议一议，甚至调侃一番，你也不必担心会因此误导了观众，哪些该信，哪些该一笑了之，他们有数，因为那里的观众与传媒之间同样有着另一种默契。我们长期只把报纸、广播和电视理解为宣传工具，国外则早已演化为了大众媒介，更商业、更世俗。所以，他们的评论节目往往就会比我们只讲“大道理”的评论好看，好听。

（三）策略乏术

当然也要看到舆论导向、舆论宣传是大众媒体的属性之一，西方媒体也不例外，它们一样讲政治、讲爱国。关键是实施这方面职能和作用方面，它们要比我们更有策略。实施教化和舆论宣传总能在一种看似轻松、随意，甚至嘻皮的氛围下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

完成，而我们长期习惯于一种四平八稳，甚至正襟危坐、社论式的、缺乏个性感、自上而下的灌输模式，让人望而却步，难以形成必要的认同。

二 “青天”神话：铁肩道义·“英雄”气短·勉为其难

（一）铁肩道义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媒体市场化的不可避免，电视媒体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被矫正、被规范的过程。开始从“传者为中心”向“受众为中心”的方向转变，向大众传媒迈出了第一步。前面提到的一些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的克服，最主要的表现是新闻节目中出现了主持人，出现了反面的曝光报道。像那时一举成名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上海电视台的《观众中来》和《新闻透视》都是专门为老百姓“打抱不平”，监督中央以及地方的一些政策法规是否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和执行，介入一些社会纠纷，做一些道德层面上的评判，褒扬正气，谴责歪风。那时的报道和评论给人一种品质超群、仗义独行的“英雄”气概，是铁肩担道义，为民伸冤，替民做主，明断是非的“青天”。

那时的老百姓认这个，也盼这个。想一想几年前，十几年前，刚刚可以有反面报道和曝光新闻的时候，无论是中央电视台还是上海电视台的大门口都曾经天天被众多的告状者所包围着。那时，在他们看来媒体“灵”，只要一曝光，问题就很快会得到解决。于是，我们的电视也因此较以往有了更多的“人气”，有了某种亲和力。

（二）“英雄”气短

可是，毕竟媒体承担的只是一定限度的舆论监督职能，所以我们的评论也就难免常常会“欺软怕硬”，因为你只能眼光向下找死角。《焦点访谈》所揭露、所曝光的更多是省市县级的不轨行为，甚至一度还变成了“农村节目”，专门跟村镇干部过不去。而到了地方台就更“惨”了。往往不得不常常充当起社区的管理员，拿一

些“肆意妄为”居民和小商小贩“开刀”。而一旦遇到垄断行业或强力部门就会很被动，常常显得软弱乏力。评论中时常出现的是“希望有关部门怎么怎么样”，“建议有关单位如何如何”等，显得颇有些无可奈何。而就是对于不守规矩的小商小贩，不谙世理的蛮汉泼妇，也未必就能全胜而归了，“偷鸡不成，反搭把米”的事儿也是时有发生的。不少曝光对象打上门来，“滋扰”电视台的工作。老早是到电视台来找我们替他们打抱不平，现在却是上门来因为我们的批评报道中的某句话，某个镜头侵犯了隐私，毁坏了名誉等，找部门领导、台领导，来对我们打抱不平，控诉记者的“暴行”，扬言要到法院起诉电视台的也大有人在。搞得大家疲于应付。为了避免麻烦，我们的很多报道就要跟在工商、监察等职能部门的屁股后面转，他们查谁，我们再曝光谁。

以上这些琐碎的例子，只是想描述一种生存状况，社会在越来越法制化、规范化和秩序化下的电视新闻评论的生存状况。“时势造英雄”，不是说我们不努力，而是我们没有了造“英雄”的那种时势。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社会变得更民主、更法制，一方面老百姓会逐步远离媒体这个曾经赖以为自己仗义执言的“青天”，而是转向“3.15”、消协、“110”、各级法院等等更直接、更有效的投诉和举报途径，寻求庇护；一方面受到种种规范的电视媒体也会越来越无力承担这一“英雄”化的使命。人们更注重保护自己的种种权益，于是，就难免会有人站出来质疑媒体的居高临下、充当道德裁判员的不当，看出它在充当百姓利益庇护者的角色时，超越社会秩序和法律法规的那份不公道。

（三）勉为其难

这也是很多电视台的评论部为何顶着评论部的帽子，做的却是深度报道的活儿的原因所在。固有的评论样式受到媒体特性以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掣肘，变得越来越疲软，越来越“搞糨糊”，也就越来越不中听。于是，一种逃避也好，一种探索也好，众多评论部做出来的节目不约而同地回归到了新闻的本体，回到关于事实的报

道，层层深入下去，最终让事实说话，有些评论或隐藏在关于事实的陈述之中，或点到为止。这样做可以说是非常讨巧的，既可以给观众丰富的视觉景观，又不必字斟句酌地费口舌，一切尽在事实中，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把柄。于是，有人甚至还将这样的报道也归纳为评论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样未免有些牵强了。

三 归于“平凡”：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反省自我

在想到写这篇文章时，突然记起了哈姆雷特的名言：活着，还是死去。似乎应了电视新闻评论的一种现实。新闻评论部的寿终正寝，深度报道的喧宾夺主是否都暗示着新闻评论节目没有了回旋的空间呢？是否就像一些人悲观地认为的那样，中国不适合评论性节目呢？

我倒不这样认为。

（一）关注社会

虽然前面罗列了以往“评论”的种种不是，但是想要阐述的却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就是“评论”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必然造就不同风格、不同样式的“评论”。就拿“社论式”的评论来说，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两篇评论《别了，司徒雷登》和《评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至今仍是新闻评论的范文，而那个时代也造就了齐越等众多优秀的播音员，经他们之口的广播评论，曾经鼓舞了多少人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中去。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改革开放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力度，一时间，依傍市场经济而生的种种观念和思潮也澎湃而至，在与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行政、法律、法规以及一些陈旧的意识相冲撞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和思想领域的某种无序。这时，《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出道了，白岩松、水均益、方宏进、敬一丹等一批主持公道、替百姓撑腰的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也随之出道了。他们紧锁着眉头，言语咄咄逼人，专门揭人家短、掀人家

丑，现在如果回过头来看看当初的样子，我想这些主持人没准也会觉得有些“过”。不过当时观众喜欢，感觉出气、过瘾，这就是所谓的“时代印记”、“时代特性”。可是，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法律、法规、社会保障体系都日益完备，人们的自主意识、法制观念也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于是，这样的主持人行侠仗义的“英雄”时代也就走到了终点。但这并不是说新闻评论的时代过去了。社会的民主与法制，只能是让所有的人最终都能够畅所欲言，而决不是让电视新闻评论像现在这样“窝囊”，除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官话、套话，就再不敢多言语一句。关键是要看说什么和怎样说。也就是说，在评论的内容、评论的方式，以及评论所期待达到的效果和作用上，都要有所转变。所以，只要我们的电视新闻评论的内容更密切、更主动地贴近时代，紧跟社会的发展步伐，那么，我们就会获得一个更为广阔和深远的报道和评论空间。像2001年被媒体“炒作”得比较多的几件新闻事件就很有意思：

1. 云南的一名女大学生偶尔在一本杂志上读到河北的一位男青年为救别人被火车撞伤留下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很感动，于是，放弃学业，背着父母，偷偷从云南跑到河北，一心要嫁给英雄，照顾他一辈子。这样的“大学生嫁英雄”的故事要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定是一个众人传颂的感人事迹，英雄伟大，而为英雄献身的人也一样伟大。就像当年的麦贤德和他的妻子的故事一样。可是，现在不同了，就会引来了很多议论，该不该嫁这样的英雄和为嫁英雄放弃学业值不值等等。

2. 牛群就任安徽蒙城县县长也是。演艺界人士从政作官以往没有过，合适吗？胜任吗？干部能这样选拔吗？会不会是一场商业炒作？都是问题，都值得质疑，而大家的意见不会一致。

3. 上海名店吴良才眼镜店的后人，在南京路国营吴良才眼镜店的附近开了一家同名的眼镜店，由此引发了种种纷争。涉及到当初公私合营的历史问题，讨论起来就更是复杂。

类似的选题还有很多，像《死刑犯的妻子索要生育权》、《鲁迅

姓名权之争》、《私家侦探在行动》、《医院侵犯了隐私权吗?》等等,这些还都是些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一些小问题。可就是这些小问题,也足以让我们感到一种“尴尬”,因为我们可能无法再简单地套用哪种价值观念对它作出评判。而只要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社会转型期间的问题,其实无处不在,直接关系到经济、政治、文化,甚至人际关系等社会的方方面面;也直接导致新旧观念的矛盾,历史与现实、情感与法律,甚至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冲撞;同时,也牵动着上至政府职能部门下到平头百姓,所有人的敏感神经。因为以往可能都没有遇到过,因为现在都必须要面对。如果足够敏锐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出问题,点出其中的症结所在。如此一来,我们的报道和评论就会变得更主动、更独立,主动去捕捉,独立进行思考和判断。于是,就成为了一个发现者、一个提问者,见解更具有前瞻性和原创性,更有社会责任感,也更深刻,更有力度,而不是简单地充当传声筒或裁判官。

(二) 关注人生

不同的时代打造不同风格样式的新闻评论,使评论呈现出一种变数。但是,应该看到形形色色的新闻事件的后面总是有人来支撑的,而打造新闻评论的是人,接受新闻评论的一样是人。前面提到的几个在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都积蓄了很强烈的观念冲突,而细究起来,这些观念的冲突又无一不是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所衍生出来的。如此一来,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恒定的命题,一种哲学层面上的思考。人总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中生存和发展的,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时时刻刻充满着这样的矛盾与冲突,小到亲人朋友间的小别扭,大到国家民族的血腥纷争,无不这是这一基本矛盾与冲突的具体显现。当我们对一件事做出对或错,好或坏的评判时,实际上我们是在习惯或接受了某种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的基础上完成的,而这种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是因人而异,因时间而异的。于是,我们的评论就难免会面临这样的尴尬局面,那就是部分人认同,部分人不认同;一段时间内认同,往后就

站不住脚了。而要让我们的评论能够经受住时代与社会的考验，争取更多甚至所有人的认同，并保持更长久的真理性，那么，就需要我们的评论在立意上能够更高一些，在一种哲学的层面上讨论问题，带给观众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而不是被动地龟缩在新闻背后，只求客观呈现事实的“真实”层面，以及简单武断地进行是非、好坏、善恶等等价值评判的“道德”层面。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间歇，偶尔翻了翻某报 2001 年的最后一期“年末特刊”，其中有一篇该报记者对老工业基地沈阳市铁西区的 5 天采访：“铁西区密集着沈阳市 80% 以上的国有工业企业，绝对数超过 1000 家，时代流转，当国企为改革付出代价时，铁西尤痛，75 万人口的铁西，成为中国下岗失业者最集中的地带。下岗职工累计 15 万，失业人员 5 万……今天，事关下岗者命运的中国社会保险改革，又在铁西率先拉开，所以，倾听下岗者的声音，无法回避这个地方。”这是报纸为这篇报道配发的编前语，不知你读来感觉如何，我觉得很经典，不仅告诉了我们文章将要关注的问题——中国社会保险改革，还点明了关注对象的典型性——沈阳铁西区的下岗失业人群，而且用了“命运”、“倾听”、“无法回避”这样的词语渗透出文章的视角与立意。再来看报道的题目：《铁西不流泪》，以及文中照片的配文“人在最艰难的时刻才显示他们的坚强”。撇开报道本身不说，就是这些文字，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为之感动不已。如果只是一般性地报道社会保险改革在铁西试点情况的话，它只会给我更多这方面的信息，不会让人动情。让人感动的只能是记者所选择的视点和关注的方式，不是惯常我们所见多了的“催泪弹”式的报道，不是简单的对“弱势人群”的同情与怜悯，也没有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的嫉恶如仇，而是平等地关照这些下岗失业者们的生活景况，高屋建瓴地感悟与升华他们在艰难中所洋溢出的那种坚强。于是，报道中遍布着对人性美的一种礼赞。而这又是最具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人生主题，因为人生的艰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个人总要遇到，都会经历。于是，无论何时、何地、

何人读来，都会对其中的不易有一番切肤之痛，也都会对由此激发出的人性的美而感动。

（三）反省自身

关注社会，关注人生，一切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而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媒体和记者却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就拿几乎每天的电视新闻都要涉及的巴以冲突来做个例证。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经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前景是一挺机关枪，或以色列士兵挎在肩上的半自动步枪，几乎占满了整个画面，而背景上是小小的在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民众。画面非常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有对暴力下的弱者的一种同情，有对人类命运的一种悲哀、一种困惑和一种沉思。每个镜头都在“说话”，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

我们也一直在提倡深度报道，那么，究竟怎样的报道才算是深度报道？评论也是一样，怎样的评论才算是有深度呢？大家都在说，都在强调。可是，至今还没有听到一声振聋发聩的见解。当然，“深度”可以被认为都是相对的，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时间环境下，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于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搞得一清二楚就可以算是深度报道，将事情的是非曲直断得人心服口服也就可以归为到位的评论。能达到这样的层面当然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应该看到，这远没到终点。就是前面探讨的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问题，也还只是涉及了评论的内容，而评论的方式，甚至评论所期待达到的目的，还都是个问题。

媒体产生的最原始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人们彼此间的交流和沟通。但是随之被附着了种种其他的功能，有了商业利润，有了意识形态，有了优越感。于是，发展到今天，媒体的最原始的功能反倒越来越难以实现了。《东方时空》很早就已经提出了“真诚面对观众”的口号，而这要真正落实起来不容易，毕竟媒体高高在上的日子太久，感觉也太好了。但是，应该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让自身尽早走下“神坛”，脱去“英雄”的外衣，恢复平凡，甘于平凡，变得可以与受众平等对话，是一种必然。只

有放低了身价，保持与观众、与报道和评论对象一样的视线，平视生活，你才会发现更生动的事实，获得更丰富的信息，你的报道和评论会因此更有血有肉，更人性；才可能与观众进行交流，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导和评判。在有了一种平等与交流的氛围之后，我们的评论才会具有了一种开放性，而不再是强加于人的某种结论性的臆断，引导观众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独立思考、自主评判。最终，我们的媒体也才会随之回归到了它原始本意，沟通和联络人与人的情感。当然，一切说来容易，真正达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必须要从业者时时反省自身，淡薄名利，淡漠诱惑。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我们行吗？

——毕竟社会在路上，电视新闻评论在路上，我们也还在路上。